

云中岳最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比翼情鸳

(台湾)云中岳著

比翼情鴛

〔台灣〕
云中岳 著



他哼了一声，厉声叫道：“你以为我是没心肝的人吗？你……”

“哥。”

“你要我做出猪狗不如的卑鄙事？”

“哥，听……听我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心兰我……我好痛，不要说了，要死，就死在一起吧我不会放下你的，卧牛山寺之约，不践也罢，我宁可失信，也不能负你。”

“哥……”

“且躲上一躲，抱紧我，我要上山。”

他向北走，攀上了金山东北的高峰。这座山向北伸一条腿，他到了山尖端，举目北望，吁出一口长气说：“西北角那一带无的山领，便是凤凰领贼穴。这下面有一片广大的河谷，有一条会十八般太高尖流下来的绵秀溪，直流至中官镇我们就在此躲一躲。”

他放下心兰，凄然地问：“心兰你感到怎么样了？”

“哥，头晕目眩，心头发虚，似要窒息，我……我恐怕不……不行了。”心兰战悚说。

他抱紧心兰混漉漉的软弱娇体，颤声说：“心兰，不可灰心，你大概屏息得快，所以吸入的毒雾不算多，不然你早该倒下了，定然与我一样，日久方行毒发，只是比我稍有重些而已。只要你想活，你会活下去的，万里孤鸿这恶贼既然在此，短期间不会逃走，你放宽心，一切由我操心好么？”

“我……”

“心兰妹，答应我。”他热泪盈眶地叫。

“哥，我……我答应你……。”

“哦！谢谢你。”

“哥，我们好可怜，我们是——我们是一对同命鸳鸯。”

“心兰，受人追逐的味，真不好受，为了一句诺言，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哥你……你后悔吗？”

她拍拍心兰的背肩，苦笑道：“即使后悔，但也心安。”

他掏出怀中的食物包，又道：“食物仍可食用，进些食好好歇息。”一面说，一面替心兰解下剑和琴囊，两人饥火中烧，放心进食，餐罢，互相抱着钻入草中，沉沉睡去。

远远地，马嘶声隐隐传来。

五更天，心兰醒来时，发觉柏青山果坐在她身旁，盯着行将落下西山的明月发呆；她挺身坐起，只觉一阵晕眩感无情地击来，浑筋骨像有无数虫蚁残酷地爬行，暗前一黑，重新倒下了。

柏青山赶忙铁住她惶然问：“心兰，感到怎么样了？”

她失声长叹，强打起精神说：“没什么，只是有点不支，哥，你还不想动身么？等天亮后就走不掉了。”

他淡淡一笑，哼了一声，一字一吐地说：“我不走了。

“噢！你……”

“你好好歇息，天亮后，找他们要万里孤鸿。”

“你……你要与数百泰山贼一拼？”

“当然，我不会傻得与他们大伙贼拼命。”

“哥，听我说好吗？”

“你……”

“目下他们人多势众，你不但孤掌难鸣，而且还得照顾我，没有雷琴，怎能与他们拼搏？我想，泰山贼共有三伙，他们不

会永远在一起，纪家堡与弓帮的人，也不可能留在泰山不走。等你明天赴约之后，再来找他们并未为晚。”

“但那万里孤鸿行踪飘忽……”

“半天工夫，他能逃往何处？”

“这……”

“除非他们搜遍山区、证实你已经不在，他们是不会分手的，等你回来时，他们必定尚未撤走。”

柏青山沉吟片刻，点头道：“好，依你，咱们这就走。”

他背起了心兰，用腰扎紧妥，向北下山，降下绵秀溪河谷。

绵秀溪向西流，在中宫镇的西南与锦阳川会合，这是说此路不通，敌人必定在两处河谷口守株待兔，封紧了两条出路。

他不向西走，向北走，进入了北面的群山峻岭，翻山越岭认埠方向急走，他相信只要离开山区，便可到达北面济南平原。

可是，这一带山区不熟，必须顺山势而行，不可能向一定的方向走，因此不知要多走多少路。那时，这一带山区人烟少得可怜，想找人问路也难似登天。而且即使发现有人，也不敢现身问言，以免对方向山贼通风报信。

西面是凤凰领贼穴，他得尽可能向东避。

天亮了，他发觉正处身在一座山谷中，一条小溪向南流两旁高峰夹峙，无路可走。

如果向北走，岂不是上山？水向低流，北面定比南面高怎么走了三十四里还未离开山区？但不管怎样，他必须向北走。

终于，他到了小溪的头，已是日上三竿了。

越过一道山梁，他心中一宽。北面，谷道向北伸，山势下

降，可看到计里外的广大丘陵平原，平原一片绿，可隐约看到一些村镇。

“谢谢天！我们快脱离山区了。”他兴奋地说。

“还有十余里山地呢，心兰仍然心情紧张地说。

“至少，泰山贼追不上我们了。瞧，连金鹰也找不到我们啦？咱们该找地方进食了。”

天空中有不少鹰在盘旋，但都不是云中鹰王那双巨型金鹰。

他心中一宽，脚下一缓。这些天来，周夜兼程，食宿全脱了即，疲劳令两人的脸色走了样如果这时碰上熟人，对方很可能不认识他们了。

两人衣裤已干，但饥火中烧，必须找食物充饥，心兰向前一指，说“瞧，前面山根下好像有座草屋。”

他心中大喜，说：“对妙极了，好像刚升起炊烟呢。”

一阵急走，右面山势急降，山根下的树林中，果然有一座茅屋，炊烟袅袅，但屋前不见有人，前面，山谷一分为二，一向北一向东。

他大踏步向屋前走，不由一快，这栋茅屋柴门虚掩，门窗都呈现朽规的痕迹，连门柱下也伸出一野草，土壁上竟然生长着青苔，屋顶大部已腐烂，只是不会倒下而已，一看便知是久无人住的废屋。

废屋，里面为何有炊烟上升？

他想伸手推门，却又忍住了，油然而生戒心，说：“里面可能有人生火，但决不是此宅主人的。”

“试试看”心兰说：里面突然传出一阵怪声，有人破锣般的嗓门叫：“宅主人骨肉早已化泥，谁在屋内谁就是主人怕死

的就不进来，好好拿定主意。”

他对门一推，怔住了。厅堂不大，没有任何家俱，穢盈寸，蛛网遍布。中间生了一堆火，两根树叉作架，一根树枝穿了一头十来斤的山羊烤得香气打员。火堆的东面。坐著一个清瘦的白发老人，膝上置了一把剑，面目阴沉，一双老眼漠然地盯视著火焰，对来客不加理采，视如未见。

西端，负责转动烤羊的人，却是个金刚般的汉，发加飞发如戟，暴睛海口师子鼻。穿的青布衣裤已泛灰色，倒像个花子，左膝膀只阁了一个大酒壶，右腿旁放了一把大剑。

所为大剑，指的是将爷们的来传杀的宽锋剑，可作刀用江湖人所用的剑重约三倍左右招路冲杀刺劈为主，花招派上用场。

巨人乐乐笑，说：“有种，进来吧，你们来得好，咱们需要一两位证人。把妇道人家解下，青天白日背上就不怕见笑？”

柏青山一看就知对方不是善类，说：“对不起，打扰了在下是问路的。”

“哈哈！问路？东面是老鼠谷，可到大击潭。西北面二十余里的济南六镇的舍入店。进来了太爷不叫你走，你绝对走不了，惹得太爷火起，剜出你的心肝来下酒。

柏青山心中叫苦，打算意开溜。

柏青山久经风浪，心中有数，看了两人的相貌与神情，再一听巨人般的大汉说话的口气，便知又碰上了可怕的江湖人物，大事不妙。

目下他疲惫不堪，背上又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心兰，动起手来，可能的多吉少，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他必须尽早溜之大吉。

他刚想转身环奔，那白发老人却阴森森地说：“小子，你跑不掉的，你知道老夫与这条狗熊是什么人？请你进来那是对你客气，你不要不知好歹。”

虬发大汉接口道：“大爷与这位黄泉孤魅在此地与朋友约会，需要几个人做见证。你给我乖乖留下，是死是活看你的造化。你如果想逃走，那就死在目前。如不想立时毙命，你给我坐在一旁，先吃饱再说，免得做个饿死鬼。”

心兰大骇，俯在柏青山的耳旁悟然地说：“黄泉孤魂官泉，宇内三魔之首，我们完了。”

柏青山后退，刚退出一歩，只听大汉哼了一声，右掌一拂“噗”一声大震门右的一堵墙，竟被他们一记掌风震倒尘埃滚滚相距在六尺外，这一记劈空掌的威力，委实骇人听闻。

柏青山也被震波所感动，向左退了三步。

虬发大汉桀桀一笑，说：“你如果认为对得起我山魃凌杰几记撼山掌，那你就跑好了，不然你就乖乖给我坐在一旁，听见没有？”

柏青山心中一紧，向心兰低声说：“咱们只好等机会了这时撤走形势不利。”

“哥，看来我们没有希望了。”心兰惨然地说。

他沉着地一笑，低声说。“未至绝望关头，决不轻言绝望，宽心吧，一切有我，我应付得了的。”

他大踏步入屋，在屋角房解下心兰，走向火堆笑道：“在下留下就是。能分一些羊肉充饥么”

山魃冷杰点点头，狞笑道，当然有你的份，但你得掌火，好小子你像是镇静得很呢。”

他接过烤羊的木棒，坐下沉静地说。“不镇静又能怎样除

死无太难，反正在下落在你们手中，生死操在你们之手明知大事休矣，一切也就无所谓啦！”

山魃怪笑，盯着坐在房角的心兰，向柏青山问：“小子那是你的什么人？烧锅的？”

“不错。”他不假思索地。

“你小子艳福不浅呢。”

“好说好说。”

“怎么了？碰上麻烦？”

“是的。”

“整个泰山泰区的小毛贼，闹了一天一夜，你们大概碰上

了。”

“对。”

“你那位烧锅的如果落在他们手中，保证会成为他们的压寨夫人。”

“所以在下急急离开。”

“别怕，他们不敢到老鼠谷这一带来找死。”

“可是……”

“你少给我可是，不然我凌了你，像削羊一样，”山魃剥杰狞恶地说。

“好，不可是，两位要在此地等人？”

“对，等人算他娘的八代老帐。”

“对方何时可到？”

“今天。”

“没有时候？”

“没有，反正有一天，死约会，不见不散。”

约柏青山暗暗苦叫，但不动声色地说：“看样子，八成对

方不会来了。”

“你少废话，咱们成名人物，一言九鼎，决不会爽约自贬身价。”

“对方是什么人？如果他知道两位宇内顶尖高手连袂到场，还敢来。”

“用不上你费心。烤好了罢？劈开来吃，你来分。”山魈坐在一旁说，像是役使人。

柏青山不用剑砍用手剥，将两条羊后腿分给山魈和黄泉孤魂，两条前腿由他与心兰分享。

他坐在心兰身边进食，一面低声道：“时间急迫，我们得走。”

“哥，如何走法？这两个凶魔功臻化境，我们怎逃得出她们的手心走掉”心兰问。

“咱们必碰运气。”

心兰神色严肃地说：“哥，你走吧，你一个人脱身，毫无困难……”

“心兰……”

“与共其两人齐陷此地，不如你一个脱身。”

“你这是什么话？”他厉声问。“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不起，我们不加考虑。”

“栖来，我不该跟你来的。”

“我不听你这种话。”

“哥，我有件事求你。”

“你少说几句好不好？”

心兰目闪光，凄然地说：“我明知你活不了多久，但仍然跟在你身旁。你是我一生中，唯一所爱的人，我希望死在你面

前，希望你怜我对你的一片痴情，践约事了之后，回来收我的骸骨在墓前立一碑，刻上柏门费氏的碑文，哥，答应我。”

柏青山一阵惨然，只觉心潮汹涌，难以自己，气发如山。

“噢”他仍掉了吃剩的羊腿，俊面生寒，倏然而起，虎目中冷电森森。

心兰大惊，伸出颤抖着的手，拉住他的衣襟时：“哥，你……”

他凄然一笑，抢着说：“中州双奇他们，皆误认你我是一双同甘共苦患难的夫妻。男子汉大丈夫，连自己的妻子也无法保护，事急中只顾自己脱身逃命，有何面目活在世间？我……”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种各自飞……”“我们不是鸟，是人，人便该有高贵情操，不然便是畜生！告诉你，畜生也有这种珍贵的情操，人怎何畜生不如？”

“哥，你……”

“唯一的脱身良策，便是击败字内凶魔……”

“不，不可……”

“心兰，你知道我活个了多久，不要令我死不瞑目，让我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他一字一吐地说完，向门旁走去。

门旁，山魈与黄泉孤魂并肩而立，一面啃着羊腿，一面向外注视，不住低声交谈，目光落在远处的谷口，根本没有把柏青山两人放在心上，当然，柏青山年纪青青，一直就表现得很温顺，两个字内声威吓人功臻化境的凶魔，那会将一个年青人与一个残废女郎放在眼下？因此毫不注意他两人的举动。

黄泉孤魂听到了脚步声，转首回望，阴森森的可怖眼神落在柏青山的脸上，凌厉的眼神如同透心利箭，似可透入肺脾。

蓦地，山魑讶然叫：“来了，但不是咱们的等的人。”

黄泉孤魂转首向外望，也说：“怪？怎么是个老家伙？”

一个孤零零的白发老人，点着一个木棍，老态龙钟出现在谷口，协下挂了一个小包裹，正一步步踉跄向茅屋走来，是个已入土大半时无多风前残烛似的老人。”

“他像是要到茅屋来的。”山魑说。

“把这糟老头轰走！”黄泉孤魂懒懒地说。

“把他敲倒下就完了？”山魑狞恶地说。

“随便你。”黄泉孤魂阴恻恻地说，重新进食。

说话间，白发老人已经到了六七丈外，猛抬头，便看到墙破门内的三个人，眯着老眼叫：“哼！怎么有人？”

山魑冷笑着，跨步外出，不怀好意地向老人走去。

柏青山心中一急，不假思索地叫：“老伯，快回去，不要来。”老人并未止步，仍向前走，不悦地叫。

“你们怎么了？这是老夫的房子，为何不能来？你们怎么不讲理。”

黄泉孤魂扭头登了柏青山一眼，阴森森地问：“小子，谁准许你大呼小叫的？”

他纵纵肩，苦笑道：“那位老伯偌大的年纪，已是风前之烛近日之霜，你们又何苦坑了他呢？”

“哼！你已是泥菩萨过何，是不是想打主意反抗？”

“在下……”

“你给我滚开些。”

外面，山魑屹立相候，不比狞笑，鬼眼炯炯，死好使逐渐走近的耆人。

老人无畏地向前走，镇静而略带忿怒地向山魑道：“这是

老夫留下的茅屋，每年的四月十六老夫都要回来，主屋后祭扫我那老伴的孤坟，你们为何把我这栋茅屋弄成这般光景山魃一怔，问道：“你说这是你的茅屋？”

“不错。”

“那……大荒叟是你什么人？”

“大荒叟？没听说过呀！”老人摇头答。

“三年前，咱们在此地与天荒叟会晤，他说他是茅屋的主人。咱们亲眼见他在此死于非命去，”

“胡说！老夫的茅屋快十年没有人居住了。

“噢！那就怪了。”

“怪什么？十年前，我那老伴在屋内撒尘埃归天园，老夫便离家远游，此后使无人在此了，你难道见鬼不成？”

“你才见鬼？大荒叟在此住了几年，一面修真，一面避祸，江湖人谁不知老鼠谷口是禁地？”

“什么叫江湖人！”老人问。

“江湖人是……呸！你竟不知什么叫江湖人？”

“不知道，只知屋后有老夫的老伴长眠地下，你们不要去打扰他的安宁，每年今日，是她的忌辰，这一天老夫不许人前来撒野。”

门内的黄泉孤魂叫道：“大狗熊，问他的来历。这老鬼每年都在这天回来替他的老伴安魂倒难得很呢。”

老人站上山魃的身前，高不足五尺，老人却不害怕，哼了一声绕着走说：“看你们都不像是好人，噢！老夫不与你们计较，茅屋你们可以歇脚，可千万不可到屋后踩了我老伴的坟头，那会使我那老伴在天之灵不安的。”

山魃的巨雾之掌举起了，狞笑中杀机忽涌。

柏青山大叫，“山魑，如果你下毒手杀无辜的老弱，柏某拒绝作你们的证人。”

老人巍巍地要错而过，山魑的掌并未柏下，向回走，狞人道：“小子，你好大的狗胆。”

“算了，这小子心肠软，不必与他计较。”黄泉孤魂叫道。

后面的山坡密林中，突传来了一震耳狂笑声。

山魑哼了一声，大叫道：“五岳温神，你来了吗？”

“哈哈哈哈……”狂笑声不绝如缕。

黄泉孤魂向柏青山喝道：“跟我来小子，咱们要等的人来了。”

柏青山心中一动，付道：“这时与他们反脸，并无好处不如等他们拚个三败俱伤之后，再见机行事便了。”

“他向心兰打眼色示意要她安心等待，便随黄泉孤魂从后面进入荒草凄凄的草坪。

老人点着木杖，出现在屋后。

山魑向山坡上细看，叫道：“五岳温神，下来吧，咱们已久候多时。”

“哈哈哈哈……来了。”草中的人叫。

青影倏现，向下飞降，宛若星跳丸掷，时隐时现急逸向下飞掠。

右而的他林中，突然走出一个鸡鹤皮发佩了剑的巷太婆阴沉沉的脸色，摆出一付债主面孔冷笑道：“还有不速之客，老身来的正是时候。”

黄泉孤魂嘿嘿笑，冷冷地说：“天荒叟的事，你地老婆婆最好少管。哼！你地老婆婆来得不是时便。”

地老婆婆阴笑道：“你无法拒绝老身的前来，对不对？”

山魑怪叫道：“谁不知你与天荒叟早年有过一段情？你来插上一腿，谁知你要的是什么鬼心眼？”

“说吧！你是敌是友？”黄泉孤魂冷冷地说。

“你们去猜好了。”地老婆婆语无表情地说。

黄泉孤魂重新恢复阴阳怪气的表情说：“你地老婆婆一辈子行事，皆令人莫测高深，反复无常，阴暗不定，即使表明态度，也无人敢信。”

“那你为何要问？”地老婆婆阴森森地说。

“问问也是好的。”

“这就表现你心虚。”

“老夫为何要心虚？”

“你心里明白。”

“噢！话必须讲在面前，想当年，天荒叟在此死于非命老夫何时追查凶手的第一个人……”

“你阁下与天荒叟交情有限，无人相信你会仗义出头追查凶手？你黄泉孤魂也不是仗义的人，却可能是做贼心虚。”

“住口！你……”

地老婆婆吼了一声，抢着说：“你少大呼小叫，不久便可分晓，反正三年前的血债，今天将要真像大白，留点神吧，你防我不到的。”

青影出现在上面的林缘，是个你貌狞恶的花甲老人，佩了一把古色斑斓的长剑，狞笑道：“不错，三年前的疑案，今天将水落百出。我五岳温神如约赶来了，南海人魔如何当未观身？”

屋前一声鬼叫，风声呼呼，一个灰影衣袍飞上屋面，再认屋面飘落屋顶，你是振翼飞翔袍袖拍震猛猛有声，轻功高明极

了。人未落地，充满鬼气的语音传到：“我南海人魔不是善男信女，但却是天下间最守信的人，在下以来了一个时辰以上了。”

是个手持尺八玉如意的灰发高瘦人，年届古稀，暴眼凸思脸皱纹，冉冉而至，像是有形无实的幽灵。

草平中间的一个土丘前，屋主人已焚香奠酒，坐在祭品前暨首低声祝礼，语声喃喃字音难辨。

所有的人，皆未留意这位人土大半的原来主人。

山魈大声道：“好了，三年前咱们四个客人都到齐了，闲话少说，咱们办正事要紧。”

黄泉孤魄嘿嘿笑，说：“对，都到齐了，该找主人了。”

五岳温神嘿嘿笑，接口道：“当年咱们四个人，亲自将主人埋在此地，你没忘记吧？天荒叟不明不白挺了尸，有咱们四位朋友替他送终。”

“当然没忘记人土处，就在咱们脚底下。”

“那你……”

“咱们先把他的骸骨挖出来，他死了仍是主人。”

“好动手。”山魈叫。

除了地老婆婆之外，四个人同时以树枝掘土。许久，仍不见骸骨出现。

南海人魔首先不耐，丢下树枝叫：“算了吧，这里土壤潮湿，骨肉已化了，挖至阴曹地府也是枉然。”

五岳温神也丢下树杈冷冷地说：“对，骨肉已化泥，不挖也罢，抓把泥土权代老人，并无不可，反正大家都是朋友，死鬼不会见怪的。”

黄泉孤魄讶然道：“尸骨化泥有此可能，但他佩葬的剑难

到也了不成？”

山魃也不挖了，拍插手说：“宝剑通灵，也许遁走了呢我赞成以土代人，反正主人是否在场无关宗旨，死人也无法指证凶手。”

五岳温神捧把土搓成人头状，放在坑底，自己在北面坐下，着四个人同挖的三丈宽上坑底说：“不错，死人是无法指证凶手的。”三年前的今天，咱们同至此地，应主人天荒叟人前来看他在泰山石室获得的九天还客遗留世间的九天剑谱，我五岳温神是第一个到这的人，在厅中等候主人出堂相见，主人没等到，等到了南海人妖。”

黄泉孤魂接口道：“在下最后到达。”

南南海人妖嘿嘿笑，阴森森地说。“咱们四个人在厅堂苦等，不见主人出堂接待，最后出黄放孤魂人内看察，他出来时人主人天荒叟暴死在内室。”

五岳温神冷笑道：“主人体尚温，下毒手的人，只有一人涉嫌。他一面谈，一面死盯着坐在坑南的黄泉孤魂。”

黄泉孤魂哼了一声，阴森森地说，“天荒叟的修为，比老夫只强不弱，在下如果要杀他五招之内体想占便宜，说天荒叟不聋不瞎，怎么全在客人全到之后，仍不出来会晤？果然庄咱们聚会之前，已经遭了毒手，那么，也只有一个先到的人涉杀人灭口夺去剑谱。”

坐在不远处的地老婆婆冷笑道：“你们四人之中，谁都有涉嫌的可能，并不因来的先后而有所改变。”

山魃接口道：“咱们当时并未多想，也未加深究，无凭无据，谁也不能指证对方是凶手，因此；决定三年后来此相会。三年来，凶手剑谱上的绝学练成，今天只要咱们逐一交手，便